

關洪教授 (53明社) 小傳

1950弘社 關潔

關洪，1935年出生。父關存英任教於培正中學，故得從小學起讀於培正。1951年初抗美援朝熱潮時，不顧中學畢業將要來臨，毅然報名參軍，獲得批准，踏上征途。

參軍後，他除頻頻出差外，長期駐戍於西北地區。1956年轉業。此時，他立即報名投考北京大學，成績優異，得進入物理系就學。1962年大學畢業後，選入北京大學研究生，在國內著名的理論物理專家胡寧教授的指導下學習。1965年研究生畢業，1967年分配到武漢師範學院，1976年調到廣州科技幹部學院，1978年再調到中山大學。

關洪進入中山大學物理系，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他除了埋頭做好教學工作外，還動筆書寫講義和教科書，又選擇有關物理的課題進行研究，寫下了大量的論文、專著及譯著，研究遍及聲學、理論物理、哲學、物理學史等方面。他對中國的理論教學與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多本著作被許多院校作為教科書和重要參考

書，成為我國物理學界一位非常活躍的學者。他曾得獎多次，其中《量子力學基本原理的教學研究》獲得1993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成果國家級二等獎。

他的重要著作有：《量子力學的基本概念》、《物理學史選講》、《空間：從相對論到M理論的歷史》、《原子論的歷史和現狀：對物質微觀構造學史的發展》、《物理學史講座》（還在台灣出版），譯著有：《物理定律的本性》、《越來越快：飛奔的時代飛奔的一切》等共十多種，以及論文兩百餘篇。

他知識淵博，為人真誠，一生追求真理，堅持真理。在退休之後仍孜孜不倦地從事著作，並為恩師胡寧先生寫傳。他還是一位舞林高手，在師生中廣為人知。

他因患心臟主動脈瘤不幸於2007年10月30日去世，享年72歲。逝世後，得到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武漢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多部門的師生及研究人員發來唁電，對家屬慰問。

關洪教授，安息吧！

憶趙連 (忠社55) 兄 陳力行

與連兄相交五十年，但一起生活時間不長。回想與連兄初相識的時候，是初到台大的當兒。人生路不熟，哪裡可以找到好吃的，哪裡可以找到書局，一概不知，就憑一句兄弟班的情誼，他就帶著我們跑去吃、去買。以後熟了，一起打籃球，打橋牌。有時更跑去遠一點，去三軍球場看學長盧荷渠比賽，或者到別的場地看其他的比賽。相聚的時間很短，轉眼到回培正服務的日子。

那時浸會學院剛搬離培正移去九龍塘，騰出很多課室來，校方特意改裝為特別室，連兄榮升事務主任了，負責策劃施工，空下一個化學科教席。可惜我晚了一步趕不上這個缺，感激林藻勇主任收留去教數學，翌年數化二科兼教，都是我至愛的科目，甚為愜意。中學化學課程的進度有三種不同的方式，一是跟隨傳統，從周遭的環境認識開始，由空氣、地表的元素，再到混合物化合物等，這是最容易走的路；另一是從物質的基本粒子開始，先電子、中子、質子，才到原子、同位素、周期表等，這條路最直接、最專業，但最難教；另一是依從化學歷史的進程，可惜太迂迴太多冤枉路要走（像燃素論），但卻像觀看電視劇極富娛樂性。作為一個初教者，如何取捨，忒費心思。那時教署不管私校的課程和教材，任由自由發揮（所以培正的數學可以大放異彩）。幸好連兄二話不說，將他的筆記全本贈送，摸著石子過河，總算度過難關。

教化學少不免要進化學實驗室的，但也不好過。當年中六是預科課程，很多定性、定量和物理的實驗要做，而實驗室管理員（隨時每年更新），很多只是中五結業的（中六才算畢業），如何大量配備標準液，如何標準化，如何使用電子天平、如何使用pH計、如何跟藥瓶做標籤加蜡等，連自己也要從新適應，遑論從未接觸過的管理員了。

所以除要自學外，還要教管理員工作，真是一份吃重的工作，當然得力連兄一一指點，也就輕易應付過去。一年後（68），連兄移民加國，於是少一位可即時請教的學長，很是可惜。

想不到，接替他的職位的巫主任在七三年也移民加國，幸運地我給李孟標校長委上這個職。這下子，責任重了，困難大了，自是有點兒失措的時候，還是多得連兄指點迷津，時間精力化了不算，連長途電話費也自付下來，可見關愛之切，照顧之深。八零年我被派加國進修，有幸和連兄異域重逢，枯燥學習之餘，除了消閒減壓之外，更聆聽到他精心道出很多校內史實，更增加對母校的認識，獲益良多。

連兄走過的路，我都會跟著走，所以他給我一個感覺，他就像是飛機艙裡地板上的引路燈，當意外來時，自然會亮起來。

可惜和他相處不長，知道他的事蹟不多，但還有一兩件事深刻到令人感動的，就是連兄對師友的敬重。母校有很多由學生紀念老師設立的獎學金，其中有幾項由忠社學長捐出的，他除了說勸同學捐款外還帶頭捐獻，從不後人。曾聽他在集會演說，見證他在台大入院動大手術期間，培正同學守候，輪流看顧，直到出院。所以他在感激之餘，答應用愛同學的方式來回饋他們。另外，世上紀念前輩或同輩的事實多不勝數，但致敬下屬的卻非常少見，在港母校小學，就有一個「陳福慶女士獎學金」。在這裡沒有致送者的名稱，其實他在母校任職事務主任時，陳福慶女士就是他的下屬事務員，這獎學金是為紀念和致敬她而由他捐出來的。幾乎每年在母校集會時都有機會提到紅藍精神的話題，少不免提到愛校、敬師、愛友的話，如連兄者，連下屬也愛更而致敬，就是紅藍精神活生生的典型例子。李賀詩說「天若有情天亦老」，還好天不包括人間。人間有情，如連兄者，可謂林中朱萼、冬日的太陽了。

懷悼一群紅藍先師亡友

雷禮和 (68仁社)

前言：我參與同學會活動卅多年，見盡老學長、老師長們由中年步入老年，從活躍參與同學會活動，至年老體衰扶杖或甚而坐輪椅出席，最後影杳人渺，乘鶴西游；近來，一些較為熟落之師友，均陸續離我們而去，遽覺自己也已步入花甲之年，一旦意外報章必以「某老翁…」作標題，心中悵然，更嘆化人生之駒速，謹憶寫一點雜文，以抒對他們的悵懷：

陳啟潛老師

啟潛師乃1940年毓社老學長，熱心襄助同學會發展會務，六十年代返香港母校任教，其後任訓導主任，七十年代初移民美國三藩市，月前逝世，後2010年是毓社畢業70周年，啟潛師如能留世多兩年，便能參逢其盛，惜焉。

啟潛師很用心地，承先啟後結合老中青，同把三藩市同學會的會務，興旺得有聲有色，相信自有不少三藩市學長為文悼念他，我謹在此雜記一些對啟潛師的回憶。

學生們戲稱啟潛師為「幫辦」，因其夏天每穿恤衫配上西式短袖，腳穿上及膝的「長桶襪」，配上黑皮鞋，加上頭剪「紅毛裝」短髮，態度嚴肅，成個幫辦款；另有學生叫他「肥陳」，因啟潛師膚白透紅，臉微圓略胖身型，頗具福相；一子兩女盡收其美好之處，兒子孩時白晰俊秀，極討人喜愛，兼具母親（聲樂家伍伯就之妹，唱彈均高水平）藝術細胞遺傳；兩女兒更是我輩男生一致公認的漂亮美人兒；啟潛師因任教高班歷史及任班主任，與恆仁昇（67-69）三社同學較密切，從啟潛師居于銅鑼灣白沙道始，抑迄後移居三藩市，不時有該三社男同學藉故造訪，醉翁之意不須多講了；多年後有次與啟潛師閒聊，他道：「我D女又唔難睇，點解無馬騮頭追呢？」我答曰一來大家都敬畏你，二來她們實太美貴，予人有高不可攀之感；啟潛師是一位熱愛紅藍的培正人，未有培正快婿，我想這可能是他心中的一些感慨吧。

啟潛師於1967年度接任為訓導主任職務，與其他德明、大同、珠海等學校不同，培正是一所無黨無派的基督教會中學，無左右派的政治取向，因此每年十月，對學生們自發性的旗海張貼活動，校方均不予干涉；67年為香港暴動最激烈之年，各大中院校的訓導主任，均碰到「熨手」的煎堆，一些別有用心的學生，自會進行一些激烈的行為，為維護培正的安寧學習環境，有學生便離開培正了，事情經過雖然是低調，但該生的部份社友們，心中自然有所微言，身任訓導之啟潛師自然成為矢的，更因膚白微胖身型，被部份學生，以當時激烈報章對警隊中的外籍警官的毀詆名辭「白皮豬」，虐喻啟潛師，然啟潛師文化修為臻深，不以為忤，不愠不怒，處之泰然。

多年後，與啟潛師談及此事，他說以史為鑑，星火不撲則燎原，（澳門培培於66年澳門事件師生獨立，與浸信會再無管屬關係。）啟潛師教歷史頗具一格，以不厭其詳多方喻引地，用中華深遠的文化，為我們只有十多歲的腦袋

開竅，我至今記憶猶深，有次他花了一整堂的時間，為我們講解六祖惠能的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的禪偈，此外，在釋說莊子鼓盤、子焉知魚樂等的箇中哲理，也令我們聽得津然，對法家韓非子及李斯侍秦治世等思想，也深入淺出地闡釋淋漓，我一生中對文史政法方面的閱讀喜愛，是深深受啟潛師的影響。

啟潛師為了子女教育前途，七十年代初，放棄母校高職，舉家移民三藩市，年近半百在陌生國度中，只能于郵局中任低下的職位，時常面碰昔日學已有成覓得好職的學生，有等在中學時對他有岐見的學生，更以擲目暗諷之，然啟潛師心無卑魔，泰然敬樂其位，直幹至退休，把兒女育養成成人，足以視為中國文化人，在美加默默幹活的典範。

東山培正於上世紀二三四十年代，校舍幾全為華僑捐資而新蓋，很多華僑也送其子弟回培正宿讀，因此之歷史淵源及其後國內政權易共，故三藩市同學會很早已具規模，啟潛師雖身在異國，然仍心繫紅藍，利用自己為1940年畢業生，又於同學會服務很多年，又在母校任教，所交往的紅藍人，橫跨數十載，遂作中介承先啟後，聯合一群有幹勁的紅藍熱血校友們，把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會務辦得蓬勃，把在美西灣區的紅藍人，有系統地連絡召集，致各種活動均有聲有色，啟潛師在培正同學會發展歷史上的貢獻，是享有一定的崇譽地位。

兒女長大，正是享退休生活之際，啟潛師母的「老人痴呆症」卻來得很快，鸚鵡情深啟潛師親悉照顧，師母自行離家外出忘記歸途在外流浪的事不時發生，啟潛師更要24小時寸步不離，故同學會的活動，有時難以抽身參加，其後，身型肥大的啟潛師母病況愈深，吃拉的情況，已非年紀日暮的啟潛師能予應付，啟潛師母便移居於療養院，啟潛師雖可稍息，然十年的憂勞，已令其身心疲瘁了。

移居美國後，啟潛師返港不多，我也因身持綠咭，不時乘往美加之便，前往探師話舊，啟潛師是我在培正的大恩人，謹舉數例以記謝之：一為做我班主任時，委我為班長，藉以監改我的頑劣行為；二為我於會考後升中六，學費是100元，六十年代是很大數目，父早退休故屬家貧，我便在佐敦官涌紅樓酒店（倫敦戲院後面，後易名為曼谷酒店），任晚八早八夜更的電話接線生，月薪120元包食住，該酒店老闆們為當年有背景的社團巨頭五個結拜兄弟，黑黃兩道均吃開俾足面，故紅樓為著名的紅燈酒店，晚晚客如雲來，川絡不絕；當時的電話總機是插孔駁綫的舊式設計，一出一入或房間互話，均須透過接綫生代為插孔駁綫，街綫六條應付六十間房七十二個電話頭，一眼關七耳聽十方，恨不得三臂六手去應付，若鈴聲稍久未接，六十個房中鳳凰的粗話，便如珠如雨地照頭淋下，加上每晚均有水兵恩客，不滿服務引起肉金爭執等事發生，故更要留意每層樓的部長熱綫，通知地下關大閘，鐵尺打手恭候電梯口，教訓完後通知十字車善後，所以通宵根本無可能睡覺；日間上課，放學後訓練，三四天後，便成為課堂上的閉

目釣魚大師，終引致慈祥笑臉的周公諒老師，都忍不住在課上當眾雷霆斥，公諒及啓潛兩師，乃當時李孟標校長的麾下文武二將，故兩人頗具私交，共審之下知悉本人苦委，啓潛師怕我血氣方剛流於江湖染黑，遂令我即日放學後辭職搬返家中，另即時免我全年學費，但在小息及晨早課前，下午課後半小時，服務于圖書館，我相信這件事在培正從未有過，閱此文後，大家應知頑劣如我，當時整年為何每天均見在圖書館裡，為大家租書尋書的原因吧，故後來我報考台灣的大學時，選首願體育系次願圖書館系之因；三為我于中六時，與留級中五的好友，乘某周六上午雙雙請假曠課，在外善後一些重要之事，翌週一心水清的啟潛師，從教室日志中分析察現出來，我被召見嚴詢下和盤實告共同曠假于外原因，獲其體諒及把該事隱而不揭，訓示教導一番了事，逃過停學或大過之劫；四為我因被啟潛師之社友某科任老師，在學期尾放分討論會上，堅持反對黃逸樵老師放我數學分而被煮死，我只一科不及格，卻成為我社四個不能畢業者其中之一，取不到畢業證書，自然影響升學，為免為一科而重讀中六浪費光陰，啟潛師囑我第二年返校，與下一級昇社同學，一同考數學科大考，在該年內更不斷聯繫督促我，勿忘返校考試，在考試那天，不但恩准我不穿白長袂（因肥了兩吋多的腰圍，但要穿有校章的白襯衣）返校，更叫我提早返校往教員休息室，讓「樵師」臨時替我補習數題，我也緊守承諾，不理在堂外等的昇社同學們，待鐘響後三分鐘，才離教員休息室直接徑往考室，我也趕緊把剛剛學到，還記得在腦袋的混算步驟算式，匆匆默抄在試卷上，簽過名便交卷離開，如果沒有啟潛師的關懷費心，我連這1969年昇社的畢業證書都取不到，影響日後升學就業很大。

啟潛師在七八九十時代，以「唐鞭學」之筆名，每期在《培正同學通訊》中，綿延地述記紅藍圈中事，文意趣味盎然，筆下正如塘邊鶴；有次在他家中閒聊，他透露本有意撰寫一輯《紅藍風雲錄》，把20至90年代，他所知道的培正人和事，以傳記寫實方式，留傳後世參考，後以很多牽涉其中的當事人仍存世，不好揭隱褒貶而作罷，這是中國知識文人的傳統思想，誠後世紅藍人知情權的損失也。

啟潛師教歷史，台灣的《傳記文學》、香港的《春秋》、《大成》、《大人》等雜誌，自五十年代起，啟潛師一直閱後收藏，該等雜誌內容，均是經歷清末、民國後北洋、北伐、抗日、國共和戰、解放、遷台，留美寓公等的當事人，以第一人身份而親錄記事之作品，我也尋閱收藏該等雜誌，都是喜歡探討中國近代史迹的人，他也親身經歷這大時代，聽他演繹補遺一些文中所述，是探訪他的一種共鳴樂趣。

啟潛師畢業於嶺南大學，對「大埠」嶺南校友會會務也鼎力參與，乘Bart便可到其家居的路口，交通很便利，所以他每天都往唐人街嶺南會所「打躉」，有次他嘆道時光駒速人老雕稀，嶺南會所的校友買少見少，有時一枱麻雀都唔够脚開，他話自己算是「大埠」裡最後生的一輩嶺南人了，如今啟潛師也已乘鶴，嶺南會所現況不知是如何呢？

啟潛師母住院後，兒子回家與啟潛師同住，然兒子也忙於事業，他大部份時間都是獨過打發，訪後與他往街口附近唐煢館午膳，套煢便宜，有湯有飯餸菜大碟份量足，他很多時餸菜只用一半便飽，拿碗白飯「打包」，晚飯便解決了。

其後年紀漸邁，住進老人院，雖曾中風，但起居有人照顧，方便安全得多了，有時探他時和他去隔鄰商場食雲吞麵，共論時事，互道培正今往之事，應是他最樂的事了。

啟潛師在院中賴以閱讀雜誌渡日，有次他謂每期收到後很快看完，等下一期等到頸都長，我笑謂不如返香港，大把報紙雜誌都看唔曬了，他話下一生吧！

多年前，我曾邀「唐鞭學」再寫文章，他嘆謂很想寫，而且滿腦子都是構思內容，但一執筆便忘字，進而文思漸紊，最後擲筆而嘆；我想喜閱讀喜執筆的人，最痛苦便是欲寫不能罷！我也逐漸有這種執筆便腦漲頭昏下筆難寫的感覺；啟潛師班級高我28年，如今永隔陰陽，書此悼念文章後，未知能有再寫28年紅藍文稿之壽否？

許明光老師

閱悉許師逝世，心悵然不矣；那天，我們仁社一些同學，與來自多倫多的張啓森（雞心）午聚，斯時各人仍未知此訃訊？致未能在話題中互道悼懷許師之念。

吾等均已過五步六之年，在中學教導我們之老師們，存者日稀矣；我在培正七年期間，除體育課外，因參加了籃球隊，每週二週四兩天，放學後均隨許師習練，數年不斷，故許師是我在培正諸師中，屬數特親者其中一位，離校後，仍時常在穗港澳間之培正紅藍活動中相聚，已自師生關係漸轉展為師友之情了。

許師乃培正「翔社」老學長，2006乃其畢業離校七十周年紀念，可惜他壽短只差數月，致未能參盛，憾焉！

許師在培正老校友口中，稱其為「柴記」，在舊馬子修體育館入口左邊之教師室中，在其辦公枱上牆壁，挂有一張長方型三呎多闊的大照片，攝于五十年代初，乃培正、培英、聖保羅、嶺南四校老師們排球比賽後大合照，我記得許師在照片中，在前排席地盆膝而坐，臉身手腿清瘦修長，誠「瘦柴」之樣也。

培正體育科考試，大家都知道只考三項：一為60公尺計跑速，由陳立方老師在終點監察；二為在中學後面拉單杠，由勞順適老師記錄；三為在馬子修體育館做臥仰起坐，由許明光老師督考，仰坐必須不能曲膝，手蹠必須觸膝為準，一百下是滿分，故自仰坐廿次以後，即陸續有誠實的守規同學，無腰力頂不順便起身，體育館面積闊寬地廣，除入口外，三邊牆架均為考生仰臥之處，許師實難以一眼盡覽，必須左右轉身監視，我們玩斗輩，每每乘他目身轉移他方之際，仰起至半途便算，甚而索性臥地不坐起，慳留體力去求取八九十下的高分，為求達到目的，我等各人又分據三邊，務使許師轉身煩仍，許師一方面口中要嗌數，一面又要為陸續起身的考生記錄，我們便有機可博攆，其實許師對各人均心中有數，到差不多時，便直接嗌我們名字，叫我們站起來，冇得博下去了。

七十年代後期，吳華英老師退休，許師便轉繼任為訓導主任，強硬中帶著柔善之心，因血壓關係，更成為紅臉慈佛一樣，因此，極受學生之愛戴。

退休後，體態日肥，雙膝運動舊傷患不堪軀重之壓，步履慢艱；我也肥達200磅，故每相聚見，他均笑臉惕勸慎食，切勿餓飽過度，步其後塵，惜吾性好食而難忍口，有違師訓，今更逾220磅矣。

許師育一子一女，均為七十年代初畢業之紅藍子弟，在八十年代末，離港移民，報到後，仍返港居住，九十年代初，終隨子前往Calary定居；許師與吳華英主任（競社1931）分娶馮秀華兩姊妹，均同定居Calary，兩襟兄弟，均熱衷支持加西三地同學會活動。

有等門下弟子，雖與許師同居一市，但嫌怕其老人屢託辦瑣事，避煩不接電不探訪；但許師桃李眾多，各項活動均被邀參加，他雖晚年聽覺失聰，但筆談無阻，故不愁寂寞也。

多年來每往美加，不時前往Calary探視許師，互握掌共膝詳談；近年他耳聾失聰更甚，雖只與他筆談，但他思維仍清晰明快，對仁昇兩社各球友非常關心，每次均詢呂榮梓、彭為堅、齊維德等人的近況，更囑托向各人問候，抒其關愛之心，實無架子的良師也；今憶思六十年代每逢周二、周四，放學後我們幾個「小觀」，隨他練球之昔況，別是一番惆悵在心頭。

勞順適老師

勞師家住荃灣石屋，師母為東北人，因我仁社Long姐勞安妮為其長女，有次隨同學訪其家，聽師母講話，才領略到國語的好聽之處。

勞師我們背匿稱他為「鬍鬚佬」，大抵他臉腴連鬍吧，但他每天均刮得乾淨，皮膚康黑，看不出虬鬚也，反之他一門五女兒，均為臉膚白中透紅美人，大女為三擲高手，在六十年代期間，在南華會或港協校際運動會中，為培正取得不少金牌，畢業後升學台灣念體育，被台灣排球國手追到手，變了寶島媳婦，在台中地區作育英才了；其他女兒均移居加拿大東西兩岸，故勞師退休後，便定居溫哥華，該地三四五六七八十年代畢業紅藍人極多，同學會活動蓬勃成功，不愁寂寞，後來身患腸癌，經切治後，勞師本人樂觀，加上身健兼具鬥心意志，一點都看不出他重病大愈之樣。

勞師監考拉單杠，每次兩個考生一齊拉，跳上去抓緊伸值後才能開始，一下還一下，無得博攞，為親作記錄，此情景雖是半世紀前往事，但仍存歷歷如昨之感。

不覺間勞師已逝多年，她兒女均為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畢業生，故近年她們所屬的社禧活動中，均能碰到；勞師之獨子天智，為培正跳高代表，近年在東莞發展，每次69昇社聚會，他均趕返香港參加，誠有心紅藍人也。

高天華老師

高天華老師（正社1960），師範畢業後，便返回培正任教體育，訓練學生乒乓球、排球及長跑隊，高師一生單身，其父高伯（高雁雲老學長1933奮社，前港母校圖書館主任、同學會通訊主編）曾話有計，仔大仔有主意嘞。

集郵是高師最大嗜好，生前收藏有極具價值的舊郵票，他在培正任教期間，忘我地下課後投身，花很多時間訓練學生，和學生打成一片，誘導有方，他和陳立方老師，在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期間，把培正的小學中學甲乙組排球隊，訓練至稱雄港九。

高師也時常帶長跑隊去黃大仙，由山脚沿小馬路，一直跑上飛鵝山坳觀音廟（該廟六七十年代香火極盛，最為人著是不育婦女前往祭祀觀音求子，極為神靈，據說內有

龍床外有巨石，在上留宿一宵返家後便易成孕云云，該廟主持人蔡準，長袖有計熟諳傳媒宣傳之道，時常邀約城中名媛女伶前往該廟做新聞見報，故他也成為黃大仙慈雲山街坊會的紳襟，捐資公益更獲港英授其荷蘭水蓋，再沿飛鵝山道下達清水灣道散隊。

有一次在寒冬，跑罷飛鵝山的練習後，高師帶我們往窩打老道尾，果欄對面的「蛇王X」，請我們吃晚飯，很豐富，記得有鷄，臘味，咕嚕肉，糯米飯等，少時家貧的我，是生平第一次吃蛇羹，因此，這事迄今幾近半世紀，我仍然沒有忘記，我更記得高師拿出當時的特大size五百元大牛來埋單。

高師後來往他校任教，但每逢春節聯歡、同學日、月會等同學會活動，都會碰到他，惜在四年前，發現腦癌，在治療期間，高師均坦然面對，惜最後仍難敵病魔，病逝于屯門醫院。

黃啓堯老師

黃啓堯老師（奮社1933）畢業，綽號「黃牛」，黑實矮悍，不苟言笑，是眾體育老師中最嚴肅的一位，每每在放學後，黃昏天色已漸暗，仍見他手持木file板，在操場跑道上訓練田徑隊，每年南華會校際運動會或大球場港協學屆運動會的前一兩個月，更見黃師馴身操場的苦心，督練接力賽交棒，練短中距跑，男女子高中低欄……統是培正的強項，六十年代校際運動會，很多時培正包辦各項目的前一兩名，猶以百一高欄最勁，「one step, two steps, three steps, four, come on Pui Ching, beat them all」，這首啦啦歌隨著運動員跨欄速度節拍而嗚唱，旭社馬百里、耀社陳偉興、麥建成、皓社顧明均、仁社吳秉銳、昇社王明浩……從六十年代初至末，培正雄霸這項目，不時包辦三甲，400及1,600接力，更是名列前茅，這一切都會令人想起黃師的刻苦投入之功勞。

黃師退休後定居紐約，不時參加當地同學會活動，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三藩市同學日奮社畢業七十周年，其後黃師雙腿腳軟不良于行，終在年前九十多高齡逝世。

劉志強（52偉社）學長

我們大家都稱他「劉伯」，是香港母校首屆高中三（1952偉社）畢業生，在六十年代中，已是香港培正同學會副會長，劉伯服務同學會垂四十載，出錢出力，一直支持推動會務不遺餘力。

52偉社、53誠社、54匡社，是培正籃球最強勁的年代，二次世界大戰後復員，培正以一家中學的籃球隊，不但輕取省代表隊，更橫掃大半個中國；解放後，港校秉承該強勢傳統，襲沿廣州東山母校「紅藍」隊名，及更另組織「鐵矛」隊，均以該三社球員為骨幹，在五十年代初，雄霸港澳甲組籃球球壇，任香港代表隊者計有盧荷渠、任偉齡、李宏盛、張焯槐、陳德基、潘克廉……等，均是球迷的偶像，盧、潘二人更是開華僑入選台灣國手之先河，一鋒一衛成為隊中主力，馳騁亞運及橫掃東南亞。

1967年是偉社畢業離校十五周年，是年窩打老道口青年會改建新廈，內建室內運動場，為隆重其落成，會方特舉辦杯賽，廣邀九龍區中學參加，培正經多場克敵後，取得冠軍；籃球賽為慶典中不可缺之節目，故偉社邀培正校

隊，在其畢業離校十五周年慶典中，來一場友誼賽，我們初生之犢，又正挾取冠餘威，不把這群「中年亞伯」放在眼內，結果，薑仍是老的辣，劉伯領軍偉社，以二十多分取勝，那時未有三分球計算，由此可知偉社的籃球水平之高。

劉伯是偉社的級代表，社活動的組織召集人，又是同學會副會長，因此，偉社同人參與同學會的活動極為踴躍，加上劉伯、同學會一些首長領導、及偉社很多中堅份子，都是酒中豪杰，好客隨和，故每每使校友聚會的場合增添熱鬧氣氛。

在七十年代初，劉伯每年均組織校友隊遠征澳門，參與澳校校運會田徑競賽項目，或港澳校友籃球友誼賽，戲肉乃晚上的狗肉宴，港澳校友齊齊舉杯互訴賽中過程，或憶述舊時年月球場往事，大碗酒大塊肉，實痛快事也，昔時澳門最著名的「骨度四」之龍虎鳳，貨真味正烹功好，每次劉伯與已故李平老師，均預早安排日間賽事，晚上靚「菜狗」，真係滾三滾，酒後更加企唔穩了。

為增強校友間的活動參與，劉伯倡組了「培正校友康樂園」，屬於同學會下面的一個組織，其財政自力更生，協助同學會推動校友間體育活動，類同現時之「培正體育會」，劉伯等向港母校林英豪校長商借了場地，逢周二及周四晚上八時至十時，租用馬子修體育館，風雨無改，此外逢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借用露天大球場，供校友們回來定期球聚，歷任校長均予繼續支持，只象徵式收取電費若干，該活動凝聚了由50至80年代末校友，持續了廿多年，直至體育館拆卸，大球場封掉才被迫終止，中斷了15年；如今雖新廈重建完成，但校方收費卻高昂不減，令該凝聚校友活動亦難以續再，雖球場重新，但仍俱成往史矣。

劉伯羽毛球技詣高超，球控對方收放快慢自如，今書一往軼與眾共憶賞，一次校友隊往澳門，有某好出風頭的知名校友，當眾話要隨隊參加，並口出大言承諾送船票若干云云，大出風頭，返港後計數收錢，該人須付1,800元，但他却面帶厚顏側側膊，一直賴帳不還；其後某次乘該厚顏者吹炫其羽毛球技術高超，向劉伯挑戰之際，劉伯立即應戰但訂條件必須以錢作注，該厚顏者恃有些身家，遂即應諾問「打幾多錢」，劉伯答「打1,800元，勝者捐同學會」，該人立刻醒水，但當眾勢成騎虎，但又怕輸錢，立刻改口要雙打，而且挑選了一個身高六尺，彈跳有力，剛從廣州移居香港的少年校友作Partner，並指定劉伯的Partner，為賽場某老雜工，更要把賽期延後兩星期，以便練習才應戰；對此苛刻條件，劉伯藝高胸有成竹，一一接受，賽果當然是劉伯從容獲勝，收回那1,800元欠數，那厚顏之人輸球後，立即罵他那Partner放水，累他輸錢，我等旁觀者更笑到肚痛了。

偉社社友盧寶源時任台灣同學會會長，劉伯與斯時之副會長洗子楨（40毓）、伍滌塵（鋒43）等組團訪台交流，吾等後輩也得以在後「拉手尾」，一方面在杯觴中感染到異地紅藍的聯誼熱況，另一方面更因有該等老馬帶途，得以享嚙寶島那獨著的柔蜜鄉情，這也是垂四十年的往事了。

劉伯祖藉中山，在隣近石岐祖鄉裏，建有三層高的新居，退休後，携妻穿梭港中兩地輪流居住，更不時邀約眾老校友到石岐共享美食，更多次聯繫中山珠海同學會，協洽香港同學會組團多次往中珠兩地交流訪問；每逢同學會月會或聯歡活動，他均出席參與，近十多年來，更任「會長選

舉委員會」成員，監察每兩年一任的選舉，為同學會的骨幹元老。

劉伯壯中年時為灑逸的酒中仙，致晚年身體轉弱，近半年持拐助步，唯熱情健談依舊，最近一次出席月會活動時，咳嗽頻仍，會後未參共晚飯，便先行返家了；個多月後，在中山家中呼吸困難，壽終家鄉。

從劉伯交垂四十載，謹書此雜文，藉表思悼。

謝宜安（53誠社）學長

宜安曾任1953年誠社的社長多年，是誠社活躍的活動組織人，他除跟隨同學會國內本港等活動外，也時常召集誠社的社友共同參與。

宜安兄文武兼得，年雖七旬有多，但髮多且黑，肌肉紮健，年前更曾有意參加每年一度的世界華人籃球賽65歲以上組別，練球時仍走動有力。

大家如果是《培正同學通訊》長期讀者的話，應可期望都能看到宜安兄的文章，描記誠社的日常活動，他除親自執筆外，更是親任攝影師，因此，他的文章每每配合照片，圖文並茂，增加閱讀的趣味。宜安兄也非常認真負責，往往每為應編輯之要求，增補一張照片，宜安兄必趕沖曬後，親自送往同學會，以便趕稿。

宜安兄文筆實而不華，但充滿重師友愛校愛社的熱情，其憶述故友具摯含情，足示其為性情中人。

宜安兄上班活動範圍在佐敦油麻地一帶，他很多時與友儕，在窩打老道口倫敦大酒樓飲早茶，倫敦結業後，便改往花園酒家三樓。

近兩年，宜安兄露面少了，後見到他出現，頭禿如鏡，但人却仍壯健，臉色康紅，帶笑臉迎人共喧依然，絲毫不露他患癌疾之態。

有時早上往花園酒家與友人早茶，偶會碰見到他，因時常見到朋友化療脫髮，故問其光頭無髮如鏡之因，更直問其健康之事，他一概不認不說，隨而轉移話題；他是較前寡言得多，雖仍是臉上帶笑，然而言語間是感到他心中有些積壓，有些奈怨的心結。

宜安兄一直不把病患讓人知道，數度住院治療，頻危入住善終醫院，即使好友同窗也不被告知，並囑家人于其逝後不行告別喪禮儀式，火化後骨灰灑海，家人也嚴按其指示，宜安兄此等安排，實顯其特有的性格也。

從其生前口中曾輕露看破人間世情炎態之語，印証他對病情及身後處理的形式，均與他一貫對友儕同窗的赤心，冷熱逕庭，這多少反映出他近年的灰冷心境，謹遙祀其在彼岸榮享極樂。

宜安兄與航天部深具淵源，曾建議同學會組織旅行團，前往西昌觀訪航天基地，並往遊九寨、陸路經汶川，觀瀾沿途溝景、臥龍、都江堰、峨嵋、樂山大佛等四川天府勝景，享成都川菜美食；歎如今斯人已逝，又逢四川西北大地震，多個避暑名溝湮埋，此議已成絕響，真感人生如夢。

想到必須立做起行之道理。

後記：此文部份是在香港寫的，最後在地震後的成都市中完稿，懷念先師亡友加上餘震的陰影，邊寫心中邊想不知能否寫完此稿，蓋天災遽至難測，人壽長短無常，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稿完成後，立以電郵傳往同學會付梓，始稍釋然。

回憶加西培正同學會會長——何國權、李廷光

林岳鑒 (斌社42)

加拿大培正同學一本母校「至善至正」，精誠、虔誠愛主，一切榮耀都歸於上帝，何國權同學生前曾在BC大學校園培訓，接受軍事訓練。於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加政府對華移民法例，才逐漸放寬，全世界各地移民，一律平等，何國權同學在溫哥華市華埠奇氏街的華人聖公會教自中國來加的新移民學習英語，學到老，讀書好，讀得書多無價寶。多年來，他於生前晨早便在溫哥華唐人埠的新城茶餐廳與同好同叙一起，星期日則往教會崇拜，虔誠信主，他相信只有一國主，是具有無尚的權威，但天有不測風雲，有時落大雨駕車交通很難，時常會發生故障，因此，未有往教堂崇拜。他也是溫哥華市華僑公立學校校董洪門之友，加拿大太平洋國家展覽會Canadian Pacific National Exhibition舉行「向遠東致敬」在展覽會期間，他每天往展覽會「中國館」接送各服務員，中國館展出國貨，都是由溫哥華中華總會館分別捐出，籌備匆促，如果錯誤是必會發生的，他也是洪門之友，除協助溫市等華

僑公立學校外，並慷慨捐善款給予北美洲唯一的華文義學「大公義學」，全加中華總會館主辦的華人女子體操團也是由他創辦。何國權同學生前熱心為三益堂服務，這是三姓的組織，即是「江黎何」，他祖籍廣東省順德人為南海、番禺、順德三邑同鄉邑人組成的，而洪門於1958年慶祝加拿大BC省100年慶，亦為加拿大華人旅加100年慶，他一向在溫哥華機場擔任接待華裔新移民運行李，1958年洪門參加慶祝，自中國運來金龍，這是洪門昆仲，雷根（宜普），他是筆者的姨丈，最幼的姨，俗稱妹姨Fannie是雷根姨丈的妻子之一，利僑公司、環球旅行社等，都是雷家事業，雷紹裘、雷紹其等，是雷根姨丈的哲嗣，雷紹裘、雷紹其於二次大戰時，投筆從戎，為國出力。

至於李廷光同學，也是培正紅藍健兒，生前開設公司，位於溫哥華市喜士定東街金寶街夾喜士定街東，附近為洪門耆英樓華人主辦的「華宮」安老院，加國敬老慈幼也是中華民族美德。

孫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

林岳鑒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基督徒，而他於1903年在檀香山加盟洪門致公堂，並即被封為「洪棍」大哥，這原本是鮮為世人所知的。因為洪門組織創立於明末清初原是『反清復明』的革命團體，那時候原是秘密社會，會員稱兄弟道，敬拜天父，洪門人士也曾支持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孫中山先生早在1879年14歲之時在檀香山一間基督教學校讀書，三年後，他信了耶穌，並回到香港，在公理會受洗成為基督徒。

而他自小便崇拜洪秀全，時常在他故居前手植的樹下，聽老兵講述有關洪楊反清建立「太平天國」的故事。青年時便與洪門會黨人士結交，一生中，多喜歡以「博愛」、「天下為公」等基督教義，題字贈送給友人，可說是一位虔誠基督教徒。

後來，他在檀香山的哥哥知道了，曾勸他放棄信仰基督無效，就在經濟上斷絕了他的供給；及後得一位基督徒資助，他回國學習做傳道，後來他改為進入博濟醫院學醫，以為可以藉行醫而傳道。畢業後，因見中國滿清政府腐敗，遂起革命心志，一心以為革命成功之後，可以使中國基督教化，從而強化中國。

多年前，筆者應邀返僑鄉訪問探親，亦有機會參觀孫中山先生故居翠亨村，又偶而閱讀溫哥華某一個基督教會分發的福音單張，「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信仰」一文，使我對孫中山先生一生的偉大，更加景仰，他自小便破除迷信，反對婦女纏足，反對滿清官吏官僚腐化。一次他回鄉，見萬人崇拜北帝神像，心裏著急而將神像毀了，割斷了神像的手指，引來全鄉人的詛咒，又被父親趕逐。他心想：要這些村民明白偶像的虛假，和基督教真神的實在，是不能轉瞬間可以做到的；除非革命成功，由政府提高國民經濟生活的水平，加強普遍性的教

育，他們才可以明白耶穌救世之道，他除經常祈禱「主佑中華」之外，並身體力行到處奔走鼓吹反清革命。

三十一歲那年，他因進行革命活動，在倫敦被滿清使館人員擄禁。因著他誠懇禱告六、七日之久，結果神賜他內心平安，他藉一洋役傳信給二位基督徒老師，使被禁的消息刊於各大英文報章，遂成廣大的壓力，逼使滿清使館將他釋放。

孫中山先生逝世之時，世界各地華人都舉行追悼會，他的老師仍然在世，並且在英國參加華人召開的追悼會，流淚地公開見證說：「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撓，大有耶穌救世精神。」

那位曾替孫中山先生傳信息，使他獲得解救的侍役也見證說：「孫先生當時對我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將為基督而受難』，因著他這一句話，我才受感動，冒險替他傳信。」

曾為孫中山先生寫傳記的林石克 (Paul Linebarger) 說：「孫中山先生雖然不大講論宗教，但是他的心志是要使所有的華人都做主內弟兄；他是道地的耶穌主義者。」

1925年3月12日孫先生病逝北京，在遺囑中，他宣稱自己是一個基督徒，要求用基督教的儀式給他殯葬。

孫中山先生並未以基督教為洋教，乃以之為全人類的救主。事實上，真神是創造全人類的，怎可能是單單屬於洋人的呢？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不只是救國，也如主耶穌卻是救萬民一樣，主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於十字架上。孫中山先生正是被這位救主感動才有救國的精神，以建民國，以臻大同於世界。我們要深入地認識耶穌的大愛，也會像孫中山先生一樣，相信並順服耶穌。服從和遵奉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主佑中華，阿們！